

有些法術，或者能夠如你們的願。你們去找他罷！」

他倆非常歡喜，謝了老婆子，往西走去。果然前面一個樹林，綠蔥蔥的似乎沒有盡頭的。走進樹林，果然有一所古寺，紅牆頭變成灰色了。走進寺裏，中間坐着一個老和尚，面孔皺得像樹皮，鬍子白得像雪。他倆就同聲請求道：「我們一個聾子，一個瞎子。現在打算調換一下，聾子改爲瞎子，瞎子改爲聾子。你當能給我們出一些力。使我們如願之後，我們真心感激你這慈悲的老和尚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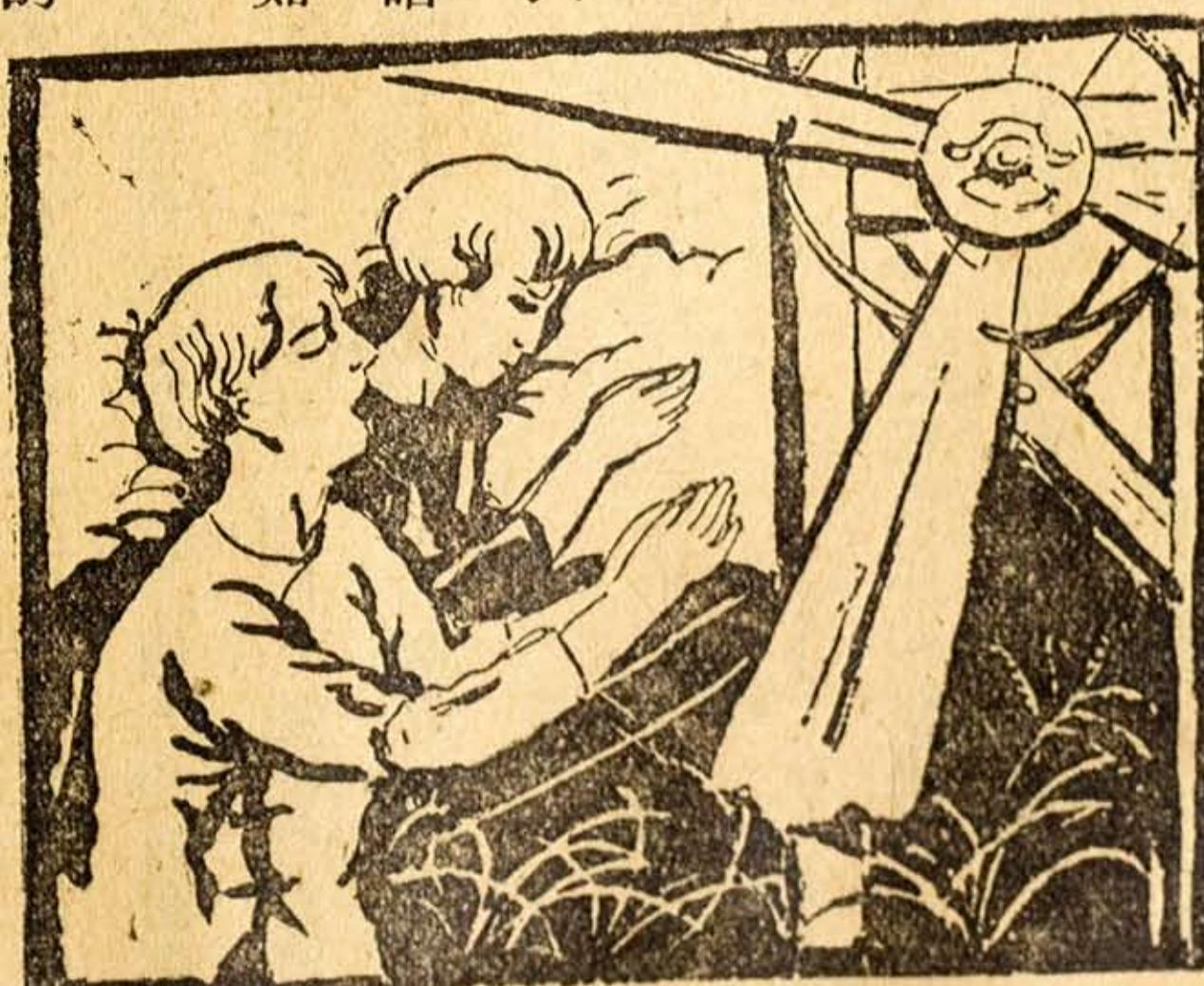
但是老和尚也回絕了。他說：「這不是容易的事。我的法術幹不了這個。請你們走開罷。」他倆那里肯走開，只當他不高興出這一點力，便又懇切地請求。老和尚很爲感動，溫和地說道：「我的確幹不了這個。可是，我可以指點你們一個地方，使你們如願。走完了這個樹林，有一個市集。市集東首有一個古老的風車。他可以幫助你們。你們去找他罷！」

他倆非常歡喜，謝了老和尚，出了寺門，再往西走去。越走，樹林越深，一絲天光也不漏下來。瞎子原不覺得怎樣，聾子可苦極了，睜開了眼睛，又用一手摸索，才不致撞到樹身上。

去。好久好久，他倆滿身體都是汗了，腳趾也覺得疼痛，才走完了樹林。但因調換毛病的心切，也不覺痛苦。

樹林盡處，果然是一個市集。市集東首，果然有一個古老的風車。他的葉子很舊很舊了，沾溼了灰塵，有幾處破碎的地方。風吹動時，葉子嬾嬾地旋轉，好像老年人嬾於工作，勉強行動的樣子。他倆便很虔敬地同聲請求道，「我們一個聾子，一個瞎子。現在打算調換一下，聾子改爲瞎子，瞎子改爲聾子。你當能給我們出一些力。使我們如願之後，我們真心感激你這神異的老風車！」

風車繼續轉動，略微快一點，就發出乾老的說話聲，正像一架破舊的留聲機。他說，「你們的請求我可以照辦。可是，我先得關照你們，



還是不要調換的好。不論什麼人，總覺得自己是喫苦，人家是快活。待到了人家的境地，又覺得是喫苦了。你們何必也這樣做呢？」

瞎子用手勢翻譯給聾子知道，然後兩人一齊說道：「我們一個能聽，卻不愛聽，只希望看；一個能看，卻不愛看，只希望聽。大家確信所希望是好的，調換了決不會懊悔。況且你使我們將聽和看的滋味都嘗到，就彷彿醫好了我們的殘廢。請你不要再疑慮，就給我們調換罷！」

風車笑道：「哈哈，關照你們，你們偏不信。若是不給你們調換，又見得我不肯幫助人家。可是，我只有給你們調換的本領，卻不能再調還來。若是調換之後，又覺得不好，還是從前那樣好，我可不能幫助你們了。」

瞎子毅然答道：「我的希望在看見光明，光明是一切東西真相的照露。我若看見一絲的光明，我就有福了，那里會覺得不好？」

聾子也毅然答道：「我的希望在聽見聲音，聲音是一切東西心底的叫喊。我若聽見

一些的聲音，我就有福了，那里會覺得不好？」

風車的葉子頓了幾頓，彷彿老人的點頭說，「你們有這樣堅決的意思，我一定能如你們的願。你們站得近一點，待我扇三扇，你們就調換了。」

瞎子和聾子很快地奔到風車脚下，因為心裏十分高興。「呼，呼，呼，」風車的葉子扇了三扇，他倆調換了。瞎子的眼眶裏忽然凸起了兩個眼珠，只覺一亮，描摹不出的一亮，他看見光明，看見種種東西了。同時他就聾了耳。聾子的耳朵裏彷彿開了扇門，只覺一響，描摹不出的一響，他聽見聲音，聽見種種調子了。同時他就瞎了眼。

在此地因為稱說的便利，叫原來的瞎子做「新聾子」，叫原來的聾子做「新瞎子。」現在是新聾子牽了新瞎子，新瞎子當新聾子的翻譯了。他倆離開風車，向市集中走去。

說也奇怪，似乎市集中的人全知道他倆調換毛病的事情，當他倆經過時，起了一陣的紛擾。新聾子看見他們的形狀了，因為這是他新鮮的經歷，看得格外仔細。他們指點着

他倆臉上現出輕薄的笑容；嘴脣張動，雖然聽不出說些什麼，但依據從前的經驗，知是一派嘲弄的話語。他就想，「不料世間有這等難堪的笑容！他們的笑容裏，不是表示他們是健全，是幸福，是驕傲，我們是殘廢，是不幸，是羞恥麼？我懊悔看見了這個，尤其是初有眼球就看見了這個！」他這樣想，就牽着新瞎子很快地跑。

那時候新瞎子已聽見市集中人的話語了，因為這是他的新鮮的經歷，聽得格外用心。他們很頑皮的聲氣笑他倆道，「真是新鮮的奇聞，瞎子變聾子，聾子變瞎子；可是總逃不了一個殘疾！你看，一個牽一個，攢眉側耳，多麼醜！」他雖然看不見他們是怎麼形態，但依據從前的經驗，知是一副奚落的臉面。他就想，「不料世間有這等難堪的聲口！他們的聲口裏，不是表示他們是健全，是幸福，是驕傲，我們是殘廢，是不幸，是羞恥麼？我懊悔聽見了這個，尤其是初能聽辨時就聽見了這個！」他這樣想，就推着新聾子，要他快點跑。兩個人步勢一齊，跑得馬一樣快。

一種勞困的喘息聲將新瞎子的脚步留住了。聽去是好多人的喘息，而且是老人。吁

吁的呼氣，好像破碎了的皮球，還夾着痰嗽。沈重的脚步聲，擔子擺動聲，搬運甄瓦聲，都可以聽辨；不過總覺得這喘息聲特別的刺耳，也特別的不爽快。他不明白爲了什麼，只全身起一種悽慘的感覺，很希望不要聽見這聲音。但是他

的耳朵已經不聾了！

新聾子因新瞎子站住，也就站住。他看見許多老人在一片灰塵飛揚的甄瓦場中工作；他們擔着很重的甄瓦的擔子，背心彎得像鉤子了；枯瘦的臉因奮力而漲紅，汗流偏滿，好似塗了油；腳幾乎移不動，挺了一



挺，抖了幾抖，才前進一步。他覺得這種景象全籠着悲哀。新生的眼球的周圍有點潮潤，他想大約是常聽人家說起的流淚了。酸麻的感覺從心裏透到眼鼻的部分，很不好過，使他希望不要看見這種景象。但是他的眼睛已經不瞎了！

結果還是一個牽着，一個推着，逃開一樣的跑走了。新聾子失望地歎息道，「我新生了眼球，已經看見了兩種不高興的景象！」隨問新瞎子道，「你的通道怎樣？可聽見了什麼可愛的聲音和可愛的調子？」

新瞎子指着耳朵，又伸出兩個指頭，又皺着眉搖頭，表示「開了關閉耳朵的鎖之後，已聽見了兩種不快意的音調。」

新聾子說，「我原已告訴你，音調沒有什麼好聽的。現在你可相信麼？」

新瞎子又作了幾個手勢，表示「我也會告訴你，景物是沒有什麼好看。現在你可相信麼？」

「不要互相責問罷。我們的快樂在我們的希望裏邊。我們且再向前走，希望你便得

聽見可愛的音調，希望我便得看見可愛的景物。」

新瞎子聽了新聾子的話，點頭贊成。兩人的脚步裏又含有快樂的意味了。

忽然一片可怕的紅色將新聾子嚇住了；不辨是什麼東西，只覺心裏的血似乎要從嘴裏噴出來；腦子模模糊糊了；兩脚彷彿被釘住，不能移動。待清醒了些，才看出這是一頭豬的血，從他胸口流出來。那頭豬側臥在一條很髒的板欖上，屠夫的刀亮晃晃的正從他的胸口拔出來。新聾子感覺周身起一種難受的痛，像許多刀尖在那裡刺觸。眼梢帶及，又見幾片半爿的豬挂一根橫木上，牙齒全露，像咬嚼的樣子，眼睛半開半閉，似



乎在那里窺人。他害怕極了，腦子重又模糊起來，兩手掩沒眼睛，大喊道，「我不要看了！」那時候新瞎子聽見一種尖銳而哀慘的叫聲，驟然刺入耳朵，使他的心如受了狠毒的冷箭的刺傷。那聲音尖到極點，停止了，沒有聲息了。歇了一會，又是號哭似的闊大粗沙的聲音連連地叫着。接着血噴出來的聲音聽見了，「托落……」流在一個什麼盆鉢裏。於是只贍微弱的垂死的呼聲了；一絲絲的低叫，使人的心膽幾乎粉碎了。他害怕極了，一個身軀似乎不復屬於自己，兩手掩沒耳朵，大喊道，「我不要聽了！」

一個喊「不要看」，一個喊「不要聽」，正是同一的時候。新瞎子聽了新聾子的話，便也作手勢，將自己的心意告訴他。

新聾子愕然道，「你也不要聽了麼！那麼，不是我們不再有希望，不會有快樂了麼？」新瞎子點點頭，表示「的確是這樣。」

他倆很淒寂的站在那里。新聾子掩着新生的眼球，新瞎子掩着新開的耳朵，永永不放手；因為神異的風車不能再幫助他們一回了。

克宜的經歷



克宜是農家的孩子。他幫助父母種田，舉得起小小的鋤頭。他認識稻和麥的種類；辨得出泥和肥料的性質；什麼鳥兒是幫助種田人捕捉害蟲的，什麼風是吹醒一切睡着的花草的，他完全明白。朝晨起來工作，他和起早的太陽第一個照呼。晚上上牀休息。溫和地笑的月亮陪伴着他，輕輕地將柔美的夢覆蓋他的周身。他沒有不快樂的心思，也從不曾知道不快樂是什麼滋味。

從都市裏歸來的農人告訴克宜的父母道，「都市裏邊真快樂，一切生活的快樂是我們所想不到的。這回去看了一趟，彷彿做了個美麗而撩亂的夢，竟講不出怎樣的快樂。但是的確快樂極了。我們是老了，不一定要住在快樂的地方。我們的兒子年紀正青，不可不叫他們到那邊去住住。不然，我們不將幸福指導給他們，實在覺得有些對不起。」

克宜的父母聽說，心裏很爲感動，便向克宜說，「鄰家伯伯從都市裏歸來，說那邊快樂到不可說。你是個年青的孩子，應當到那邊去住住，享受些快樂。我們是心愛着你的，所以幸福在什麼地方，總要指導給你。」

克宜很孝順，父母的囑咐他沒有不聽。這回父母要他到都市裏去，他自然很順從地答應了。

父母又說，「既然你也很願意去，你就放下手裏的鋤頭，早些動身罷。」

克宜便放下鋤頭，辭別父母，離開自己的田畝。走了幾步，覺得有些捨不得，重又回了轉來。和田裏種着的東西說了些離別的話，又和鳥兒合唱了幾個離別的歌。向風說，「你

不怕遠行，送我一程罷！」向太陽說，「隔幾時再給你請晨安罷！你歸去的時候，遇見月亮，請叮囑她，不要過分記念着我至於傷心呵！」一一都分別過了，他再回身向前走去。風依從他的話，跟隨在他的背後，一陣陣帶些田野的花香過來，使他覺得似乎還在田裏工作呢。

他走了一程，覺得有點疲倦了，就坐在一棵大樹下休息。風還是帶着花香吹來，他漸漸地朦朧了。忽然一種輕微而急迫的乾脆的撲翅聲警醒了他，聽去知在頂上。擡頭看時，原來是一個蜻蜓，他飛錯了路，給蜘蛛網網住了。仔細地聽，那蜻蜓正在哀求他的幫助呢。「仁善的年青人，你救了我罷！我被拘在這里半天了，再不想法逃脫，那坐在中央的魔王要開宴喫我了。仁善的年青人，只要你一舉手，我就有了命，快救了我罷！」



克宜聽了，很覺得可憐。就拾起一根掉在地上的小樹枝，舉起來輕輕一撥，那蜻蜓就脫離了網羅。那蜻蜓拿出一個小圓筒似的鏡子給他，說：「這個鏡子同我們蜻蜓的眼睛一樣，可以看見人的眼睛所看不見的事物。你若要知道一切事物將來的情形，用他一照就是了。因爲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所以將這寶貝的鏡子報答你。」那蜻蜓說罷，振動着膜翅飛去了。

克宜藏好了鏡子，不再休息，站起來重又前進。一口氣跑進都市，就在一家店鋪裏當一個徒弟。

他在那里認識了好許多東西，都是以前所不曾見過的。一個長方的匣子，裏面有幾枝針兒自己會得轉動，隔一會又自然發出鐘聲來；他聽人說這個叫做「鐘」，又聽人說敲五下六下的時候是朝晨，晚上敲十二下一下的時候是午夜。許多不用添油、不用點火的燈垂垂地挂着；他聽人說這些叫做「電燈」，到晚自然會得燃，到曉自然會得熄的。街上一個人坐在一件東西上，這東西有兩根長柄，由一個人拖着飛跑；他知道這叫做「人

力車」了一個矮而闊的怪物，到晚他的巨大的眼睛裏放出耀眼的光，載着幾個人飛馳而過；他知道這叫做「摩托車」了。一所玻璃的小屋子，裏面擠滿了人，不用人拖，不用牛挽，卻也能跑得同矮而闊的怪物一樣的快；他知道這叫做「電車」了。

但是他不看見他的老朋友。田裏種着的東西，有香氣的泥土，飛鳴的鳥兒，帶着花香的風，在那里統都找不到。他雖然覺得新鮮的東西很有趣，也切摯地牽記着那些老朋友。明天他從牀上醒轉來了。平日的習慣，張開眼睛時總是很明亮的。現在爲什麼只是漆黑？天沒有亮麼？醒得太早了麼？疑惑之極，走到窗邊向外望去，街上也非常黯澹；電燈還沒有熄，放出慘然的光。他以爲天真個沒有亮呢。可是鐘聲敲動了，一下，兩下，……六下，這不明明是朝晨了麼？

朝晨的太陽那里去了，爲什麼不出來和己照呼呢？起來了須得作事，現在作什麼事呢？這時候他感覺給一種不可堪的沈悶壓迫着，很不爽快。但是黑暗包圍着他，他那里能夠打破包圍，取得爽快呢？

他要漱口，不知水在那里。他要洗臉，又不知面盆和毛巾在那里。只得默默地坐在大海似的黑暗之中，細細地辨那剛嘗到的不快樂的滋味。鐘聲敲七下了，又敲八下了，纔有些淡淡的光從窗裏透進來。一切全都沈寂，只聽見那個鐘「的答的答」的聲音。他想在家的時候，此刻已滿耳的高興的聲音了。晨間的微風在林中和田裏和水邊低唱着，鳥兒個個作迎接太陽的頌歌，農作的同伴互相問答，間着水車的聲音、鋤頭着地的聲音。村裏的雞接連着啼個不休，工作的牛也偶然向天長鳴一聲。他想起了這些，實在耐不住這裏的寂寞，裏邊外邊，一齊淒靜，有點像墳墓的樣子。無可奈何，纔取出蜻蜓贈給他的鏡子來玩弄，看看究竟有怎樣的神異。

他拿那鏡子在手，一面看見了先生和同學們的牀榻。他們的帳子都掩着，大概還沒做完他們的夢呢。他想用那鏡子照着他們，看現出什麼形像來，倒也有趣。便揭開一位先生的帳子，將鏡子放到眼邊照看。怕極了！怕極了！只見那位先生瘦得只臍皮包着的骨頭；臉上全沒血色，灰白到足以驚怕。這不是和死人一樣麼？他不敢再看，便放下了帳子。但

是他好奇心很盛，心想照看別一個人，或者有些好看的形象。他就揀一個肥胖的同學，揭開他的帳子，舉起鏡子來照看。怕極了！只見那個同學瘦得只臘皮包着的骨頭；臉上全沒血色，灰白到足以驚怕。這不是和死人一樣麼？他不敢再看，也就放下了帳子。好奇心驅遣着他，將睡着的人一一照看過；都因不敢再看，就將帳子放下。他想：「這里不是妥當的地方，我明明看見他們的將來的形象了。還是早早離開的好。」於是離開了那家店鋪，投入一個醫院裏，當一名練習生。

他在那里纔看見了害病的人，嗅到了藥水的氣味。那一夜他當值，被派在一間病室裏任看護。室內有八個臥榻，都躺着病人。夜已經很深了，鐘已經敲過了一下，窗外只有些樹葉吹動的聲音，輕悄到可怕。室內充滿着病人的痛苦的呻吟：有驟然喊叫的，有延長而顫抖的，有無力而低喚的，有連呼母親的；可是，絕對沒有安慰他們答應他們的一些聲音。他聽着心裏起一種異樣的感覺，從沒有經歷過的悽慘將他兜住了。

坐摩托車不當心，和別的車輛相撞而受傷的。其中一個受傷最重的，腿骨已經斷了，由醫生給他接好，用木板綁着，固定在一個很重的架子上，防他因痛苦而牽動，致脫了接筍。連連呼「媽，來罷！媽，來罷！」的，正就是這個人。

他耐不住這種悽慘的聲音和景象，便又取出蜻蜓贈他的神異的鏡子來玩弄，希望移開心思，不去注意那些電燈光照得室內慘白，固然很可以照看，但是照看什麼東西呢？所有的只是這八個病人。他只得舉起鏡子，照看這些病人。奇怪極了！奇怪極了！他們的腿和腳都有點異樣，又細，又小，正像雞的腿腳。放下鏡子看時，又和平常人差不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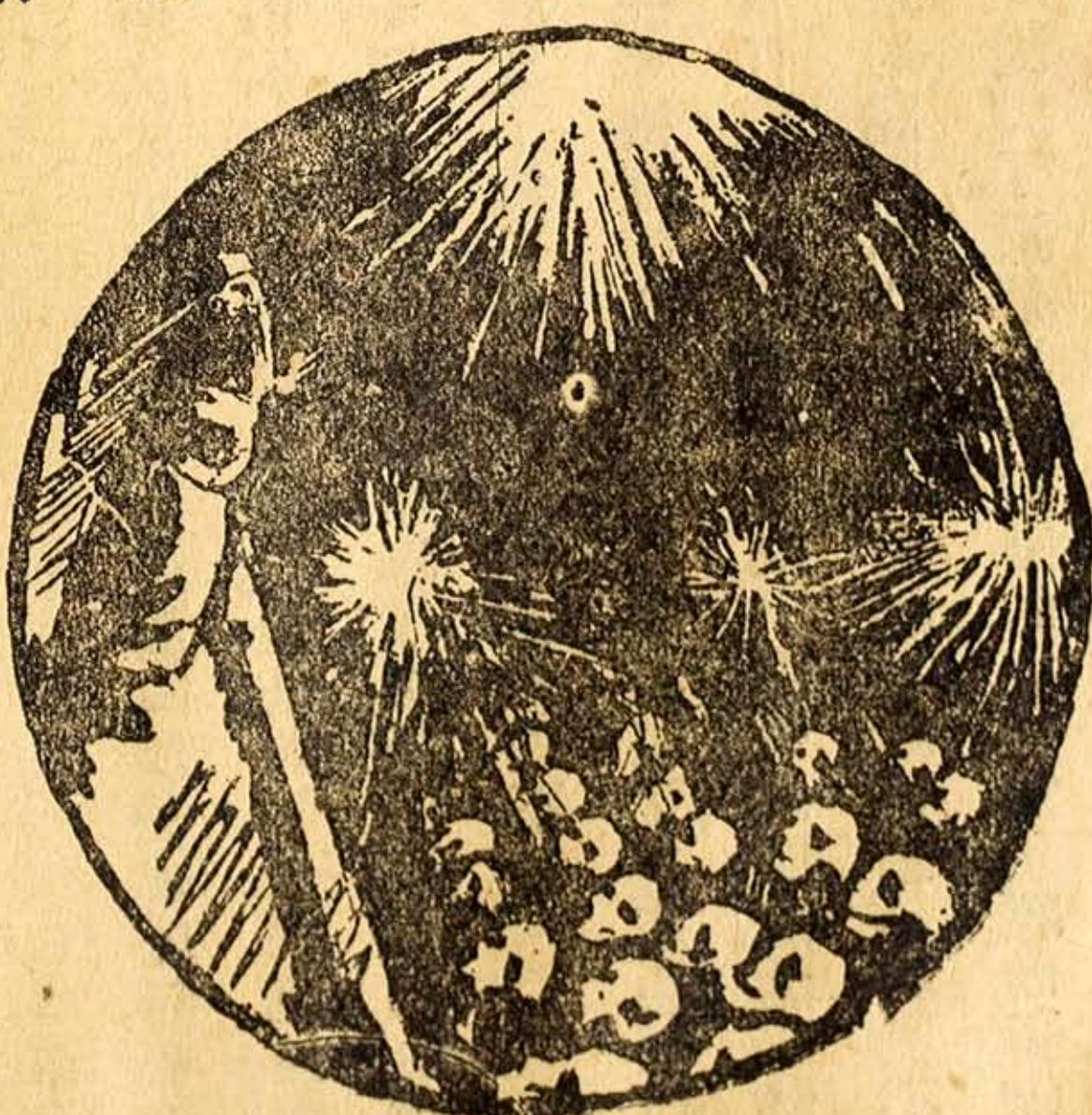
疑惑的心使他添了些悶損。後來醫生來檢查病人了。幾個助手也跟了進來。他想他們都是健全的人，照看起來，諒來不至於有什麼變化。便私下裏取出鏡子來照看。太奇怪了！太奇怪了！他們的腿腳又細，又小，正像雞的腿腳；和八個病人毫無二致。他想，「這里不是妥當的地方，我明明看見他們的將來的腿腳了。還是早早離開的好。」於是離開了這個醫院，投入一個戲院裏，當一個職員。

夜戲開幕了，繁響的音樂，刺耳的歌唱，他聽了覺得腦子裏有些岑岑的感覺。可是滿

院坐着的客人正看得起勁，個個現出高貴的笑容。男的吸着煙捲，女的揚着香水蘸透的手巾，也有喫東西的，閒談的一一表示出他們的舒適和閒雅。伶人唱了一段，他們隨着喝一陣采，告訴人家他們是能夠欣賞的。

他聽着一陣陣的喝采，耳朵裏不大舒服；嗅着人氣和煙和粉香混合的氣味，鼻管裏又有點難受。他的身體似乎飄浮

了，手心額角有點焦熱。心想，「在此地太累了，不如取出神異的玩意兒來開開心罷。」便取出蜻蜓贈他的鏡子，舉起來向大眾照看。



奇怪的景象在鏡裏顯現了：那些客人個個只臉皮包着的骨頭；臉上全沒血色，灰白到足以驚怕；和店鋪裏所見幾個人一樣。也個個是又細又小的腿腳，正像雞的腿腳；和醫院裏所見幾個人一樣。他們不能行走，不能勞動，得不到一切喫用的東西，只得在那里等死。

放下鏡子看時，依然是滿院高貴的舒適的閒雅的客人。

他不敢再看，立刻轉身，奔出了這個戲院。心裏想，「我還不回去做什麼？明明看見了這里的人衆將來的運命了！」便連夜向自己的家鄉奔去，也不管路途上的黑暗。

天剛亮時，他已到了自己的田旁。晨風輕輕地吹動，帶着新鮮的草氣。他歡呼道，「風，我的好朋友，你送我動身，又迎我回家了！」太陽從很遠的地平上露出第一縷的光芒，使一切都含生意。他又歡呼道，「太陽，我的好朋友，此刻又給你請晨安了！月亮好麼？她昨夜曾向你說起我麼？」鳥兒們早已唱得很熱鬧了。他又歡呼道，「鳥兒們，我的好朋友們，你們唱，我又要加入你們的隊裏了！」田裏種着的東西齊向他點頭。他感激到流淚，歡喜到

說不成話，只喃喃道，「我的寶貝……我的寶貝……」

正要向家中走去時，忽然想起了神異的玩意兒，何不在此地取出來照看一回。便取出鏡子，舉起來照看。他快樂得只是大叫，「將來的田野，美麗而有趣，竟到這個地步麼！」

一九二二，四，一二。

乞丐

街上那個跛乞丐，我們天天看見的，年紀已經很老了。蓬亂而蒼白的頭髮蓋沒了他
的額角和眉毛；兩顆眼球深深地藏在低陷的眼眶裏，放出衰微的光。兩頰的皮膚皺得很
利害，作暗赤的顏色。從破碎的衣領裏望去，可以看見他的項頸，脈絡突出，很像古老的柏
樹榦。他的左腳不能着地，常是蜷曲着。靠着一根樹枝，挾在他的左腋下，纔撐住了他的身
軀，不致橫倒轉來。

當他經過街上時，立定在每家人家每個鋪子的門前，發出可憐的沙聲道，「叨光一

個罷，慈善的先生太太們！」人家和鋪子裏

的人總是很厭煩的聲氣說，「又來了，可厭的老乞丐！」隨將一個小錢很不願意地擲給他。小錢有時落在地上甄頭的縫裏，有時掉在陰溝的近旁，浸在污泥裏邊。他曲了腰背，張大了發光衰微的雙眼，檢尋那跳躍出來的小錢。好久好久，檢得了，便換過一家，重又發出可憐的沙聲道，「叨光一個罷，慈善的先生太太們！」

獨有街上的小孩子們很喜歡他。因爲

他能夠講很多的有趣的故事，使他們不想喫果子，不想捉迷藏，不想做一切別的玩意兒，只滿心歡喜地相着他鬍子滿封着的嘴，等



候裏邊顯現出奇異的境界和神仙的人物來。當太陽快要回去月亮將走出門的時候，他總坐在廟門前一棵大榆樹底下休息。不必搖鈴，不必打鐘，街上的小孩子們自然會聚集攏來，圍在他的周圍。於是他就開講故事了。

小孩子們個個聽見跛乞丐所講的故事，都記得很熟。關於他自己的故事，就是為什麼跛了左腳，他也會講給小孩子們聽。以下就是小孩子們轉講出來的。

他的父親是個棺材匠。當他十三四歲的時候，父親對他說道：「你的年紀漸漸地長大了，不可不學一點職業。我看就學了我的本業，將來也當一個棺材匠罷。」

「不行，」他回答道。「我看見街上擡過一口棺材時，人家總要吐一口唾沫。可知人家都不歡喜棺材這東西。我若當了一個棺材匠，豈不要一生陪着棺材挨罵受厭了麼？所以不情願。」

父親大怒道：「你敢違抗我的說話！我就是棺材匠，幾時見人家罵我厭我？」

「我，我就要罵你厭你。好好一個人，不做些別的東西，卻做成一個個的木匣子，將一

個個的人藏蓋起來！

父親怒到極點，舉起手裏的斧頭向他頭上就要劈下去。幸虧他雙手靈活，舉起來搶住了斧頭的柄。嘴裏喊道，「不要劈你的兒子像劈木頭一樣！我不是木頭呀！」

父親的手被他擋住，一陣狠勢已過，再不能掙脫了劈下去。便說，「饒恕了你的小性命罷！可是，你不肯繼續我的本業，也就不是我的兒子。今天便離開這里，以後不許你跨進這里的門！」

他從此被驅逐了。因為肚裏有點飢餓，想現在必須要做一點職業了。但是做什麼呢？一時想不定主意，便沿着街道走去，看有什麼事情中意做的，就預備去做。

樓窗上的孩子望着街的兩頭，嬌聲說道，「這是時候了，父親的心，父親的書信，應在那個綠衣人的包裏。安慰人們的可愛的綠衣人呀，你快快地走到我的門前罷！」

他聽見了這孩子的話，深深地點點頭，仍舊走過去。短短的竹籬內，是一間書室，窗正開着。一個男子坐在裏邊，一手支着頭。忽擡起頭看看牆上的時計，滿心希望地說道，「這

是時候了，好友的心，好友的書信，應在那個綠衣人的包裹。安慰人們的可愛的綠衣人呀，你快快地走到我的籬外罷！」

他聽見了這男子的話，更深深地點點頭，仍舊走過去。路旁是一個公園，他就沿着沙路走進園裏。涼椅上坐着一個女郎，美麗的頭髮披到肩上，凝思的眼光注着花墩裏的花。樹上鳥兒一陣的叫，卻警醒了她。她四圍望望，溫柔的細聲說道，「這是時候了，他的心，他的書信，應在那個綠衣人的包裹。安慰人們的可愛的綠衣人呀，你快快地走到我的家裏罷！」她站起來，匆匆地去了。看她的輕快的步子，知她的希望正火一般地燃燒呢。

他聽了這女郎的話，很歡喜地拍着手道，「我已經選定了我的職業了！」

他奔到郵政局裏，自稱情願當一個綠衣人。郵政局裏允許他，給他一件綠衣服和一個布包。他將綠衣服穿了起來，更背上布包，便和每個在街上看見的綠衣人一模一樣了。

他當郵差比別人走得快。他取得了郵件，連忙向布包裏塞。那個布袋飽脹了，像胖子的肚皮。他拔腳便跑，將每封信送到等候這信的人的手裏；更懇切地說道，「你的安慰來

了，你的希望來了，快拆開來看罷！」這樣說罷，又急急地跑到第二個等候書信的人的前面。

因此，人家都非常歡喜他。從他手裏接到書信，除了書信裏的安慰，還有分外的他的安慰的話語在先引導。所以只希望接他送來的書信。大家又想，發出去的書信如其由他投送，受信人一樣的可以得到分外的安慰。所以所有書信總願意交給他的手裏。

他的布包同慢慢地裝氣進去的氣球一樣，越來越飽滿了。別的郵差的布包同乞丐的肚皮一樣，越來越皴癟了。他背着這沈重的布包，羊一般的飛跑，不怕疲倦，也不想休息。

街旁有一所屋子，藤蘿掩沒了門框，好像個仙人住的山洞。他每回經過這家門前時，總見一個女子站在那里，愁慘的樣子問他道，「你的袋裏可有他的心麼？」他就很不安地答道，「很抱歉，沒有他的信。」於是那女子淒然地哭了，將兩手掩着臉孔。

那女子所盼望的是她情人的書信，也就是她情人的心。情人離開她去了，去到什麼地方，她沒有知道。也沒有來過一封書信，將她所要的心帶了來。因此她天天刻刻在門前

等着，等候這最可愛的綠衣人經過。可是，她終於悽然地哭了，將兩手掩着臉孔。

這一天他經過這家門前，那女子照舊發出她的悽哀的問。他又回答道，「很抱歉，沒有他的信。」那女子好似昏暈的樣子，哭得只是嗚咽。停了一會，纔斷斷續續地說道，「三年前的今天，他離開了我。整整的三年，沒有一點信息，不知他的心在那里了！」說罷，更嗚咽不止。

他聽了覺得非常悲哀，便安慰她



道，「你不要哭，滴乾了眼淚是不好的。我一定替你去找尋，將你所要的心帶來給你。三天，不出三天！」那女子聽了，方始止住了啼哭，向他點點頭，表示感激的意思；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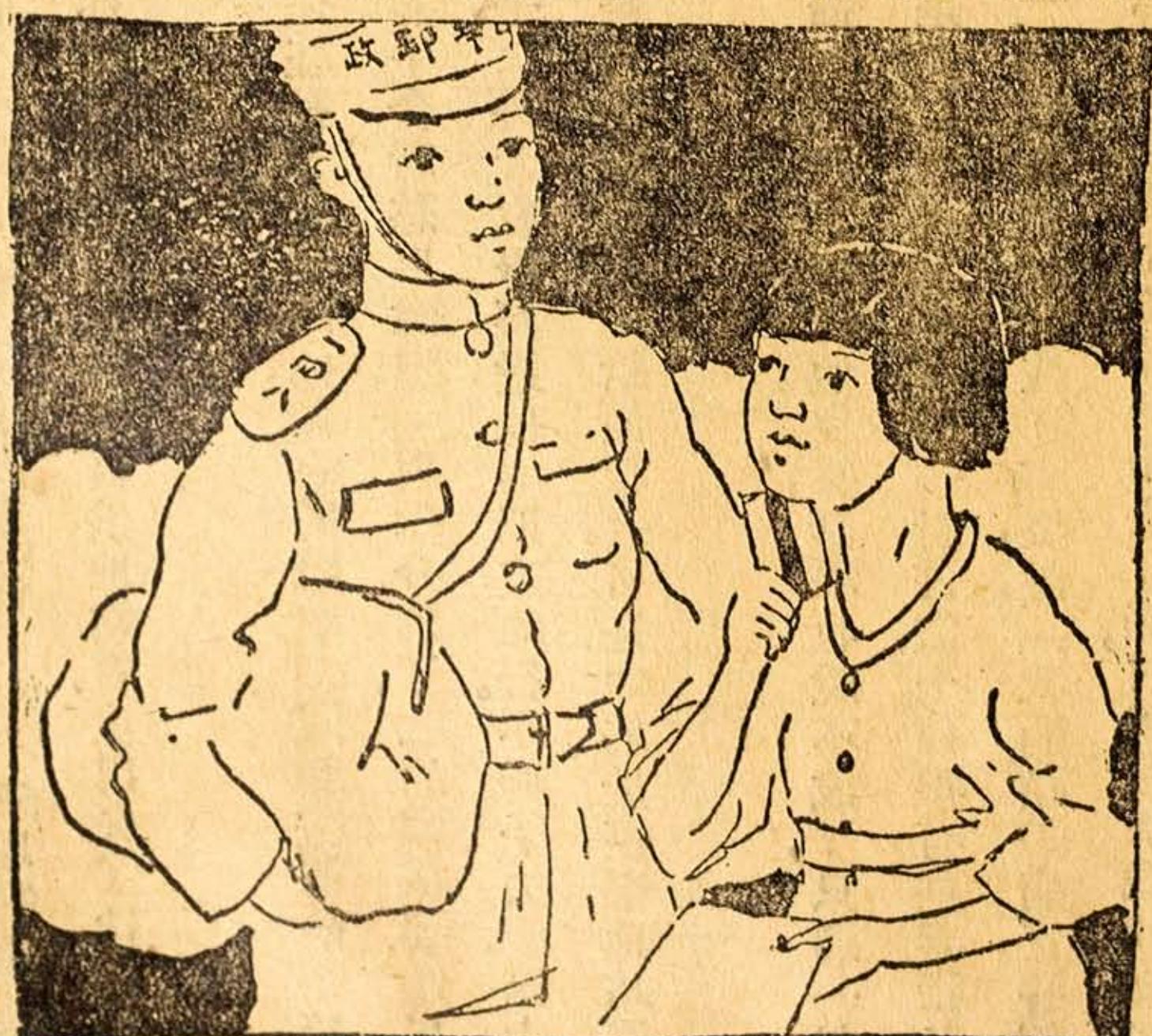
他就日夜不停地走，穿過了很深很深、晝不見太陽、夜不見月光的樹林，經過了枯黃一片、沒有水池、沒有草樹的沙漠，爬過了險峻峭直、有凶惡的野獸、猛毒的大蛇的山嶺，纔尋到了那個女子的情人所在的地方。他告訴他，女子怎樣的思念，怎樣的哀傷，怎樣的啼哭。女子的情人被感動了，立刻寫一封很長的書信，極真摯的書信，差不多將整個的心藏在裏邊了。寫好之後，就交給他，託他寄給那個女子。

他拿了書信，爬過了險峻峭直、有凶惡的野獸、猛毒的大蛇的山嶺，經過了枯黃一片、沒有水池、沒有草樹的沙漠，穿過了很深很深、晝不見太陽、月夜不見光的樹林，到那個女子的門前，來回剛是三天的工夫。那女子已等候在那里，看見了他，連忙問道：「我所要的心，我所要的心呢？」

他不響，就將書信給她。她拆開來讀時，越讀越露出笑容來。看到末了，就欣喜地說道：「他愛我，他依然愛我呢。可愛的綠衣人，感謝你的幫助！」

「這算得什麼呢？只要你得到安慰，我什麼都願意的。」他這樣說了，回到郵政局裏。郵政局裏因為他三天沒有到差，罰去他一個月的工錢。

他依然羊一般的飛跑，送安慰給人們。在街上常常遇見個孩子問



他道，「我有一封書信，寄給去年的朋友小燕子，請你帶了去罷！」他就很不安地答道，「很抱歉，不曉得他的地方，沒有法子替你帶去。」於是那孩子悵悵地站着，現出失了伴侶的苦悶的樣子。

那孩子的朋友小燕子是去年住在孩子家裏的，他倆一同歌唱，一同到芳草的平原上游戲，一刻也不分離。秋天到了，小燕子含着愁思說道，「與你分別了，我的家族要遷居了。」那孩子十分不願意，但沒有法子，只得含着眼淚送他的朋友的行。小燕子去後，他十分想念他，便寫就一封書信，希望這最可愛的綠衣人給他帶去。可是，他終於悵悵地站着，現出失了伴侶的苦悶的樣子。

這一天他送信經過街上，一個婦人攔住了他，向他哀哭；話語也說不成了，只將一封書信向他的袋裏亂塞。他看時，正就是那孩子天天拿着的一封書信，上面很有些手指的污痕了。便問婦人道，「孩子怎麼了？」那婦人勉強抑住了哀哭，說，「我的孩子病了，昏倒在牀上。他迷迷糊糊地說，一定要寄去他這封書信。你給他帶去了罷，可憐可憐我的孩子。」

罷」說罷，更滴她的憂愁的淚。

他聽了覺得十分難過，便安慰她道：「你不要哭，回去陪着你的孩子罷。我一定替他去找尋小燕子，將這封書信給他。你回去告訴他，叫他不要病臥在牀上了。」那婦人方纔收了眼淚，向他說了聲「感謝」，面上滿顯着慈愛的神態。

他就日夜不停地走，經過了熱氣薰蒸、樹木都是很高很大的熱地，渡過了波浪險惡、風勢狂暴的海洋，纔尋到了小燕子所在的海島。他將書信給他，並且告訴他，小孩子怎樣的想念，怎樣的害病。小燕子發出歡樂的嬌聲道：「我也寫好了書信，沒有法子寄，想念得快要生病呢。你既來了，我的書信也託你帶了去罷。」

他拿了小燕子的書信，渡過了波浪險惡、風勢狂暴的海洋，經過了熱氣薰蒸、樹木都是很高很大的熱地，到那孩子的家裏，來回共是五天的工夫。那孩子看見了他，連忙問道：「我的書信，我的書信寄去了麼？」

他將小燕子的書信給他道：「這是你意所不料的東西。」小孩子拆開來讀時，快活

得只是亂跳。更歡呼道，「他快來看我了，他快來看我了！可愛的綠衣人，感謝你的幫助！」

「這算得什麼呢？只要你得到安慰，我什麼都願意的。」他這樣說了，回到郵政局裏。郵政局裏因為他五天沒有到差，罰去他兩個月的工錢。

有一天，他送信經過街上，看見一個獵人坐在涼椅上打盹，他的身旁堆着好幾頭中了鎗彈而死的野獸。忽聽見有很弱很弱的慘痛的聲音道，「一封緊急的快信，煩你送一送罷！」他仔細看時，原來一頭野兔還沒有死，血沾滿了灰色的毛，凝結攏來，周身呈難看的樣子；眼睛已經張不大開，只露出白白的一線。他的前爪拿着一封書信。

他便問野兔道，「你怎麼了？」野兔回答說，「我中了鎗彈，快要死了。我死算不得什麼，可是不放心我的許多同伴。我們這幾天開春季的同樂會，聚集一起，在山林中取樂。我剛纔聽見這位打盹的先生說，『那邊東西多，明天還要多多地打他一回，』便覺得我的死絕不是值得怕的事情了。我這封快信，就是要告訴我的同伴，不要只顧樂天，災難快要到臨，趕緊避開罷！」兔子說到後段，幾乎沒有聲音。說完，四足輕輕地挺了幾挺，就跟着他

旁邊的幾個同伴，一同不知不覺地安眠着。

他聽着看着，心中很覺不忍，眼眶裏滴下淚來。連忙拾起兔子的書信，照着信面所寫的地方奔去。越過了很闊很深的山澗，爬上了很大很險的崖石，鑽進了很密很暗的密林，纔到了野兔的同伴們聚集的地方。他們正快活呢，羊、鹿、狐、狼、獐、兔一切的野獸，都在那里歌唱，都在那里跳舞；好鮮美的果子堆得滿地，小獸們喫得都笑着。他們看見了他，覺得有點奇異，便走近來詢問。



他將野兔的書信授給他們。他們看了，都現出非常驚恐的顏色，向密林中紛紛逃竄。這時候起了一種擾雜的聲音。他回轉身來，還沒有動腳，不知什麼地方發來「砰」的一鎗，一粒彈子中在他的左腿，於是他就昏倒了。

他醒轉來後，用草葉裹了受傷的腿，一步一顛地回到郵政局裏。又是兩天沒有到差了。並且是第三次犯過失。跛子又本來不適宜當郵差。因此，他就被辭退了。

他不能做什麼事，就做了乞丐。

一九三二·四·一四。

快樂的人

世上有快樂的人麼？誰是快樂的人？

世上有快樂的人的，他就是快樂的人。現在告訴你們他的故事。

他很奇怪，講出來或者不能使你們相信，但他確實是這樣地奇怪。他的周身圍着一層極薄的幕；是天生這樣的，沒有誰給他圍上，他自己也不會圍上。這層幕很不容易說明白。假若說像那玻璃，透明如無物是像了，但沒有玻璃那麼厚。假若說像那蛋殼，周圍都包裹到是像了，但蛋殼是不透明的。總之，這層幕輕到沒有重量，薄到沒有質地，密到沒有空

隙，明到沒有障蔽。他被這麼一件東西包圍着，但他自己不知道被這麼一件東西包圍着。他在幕內過他的生活，覺得事事快樂，時時快樂。他更隔了幕看環繞他的一切，又覺得處處快樂，色色快樂。

有一天，他坐在家裏，忽然來了兩個客人。這兩個客人原來是兩個騙子。他們打算去喝酒取樂，須要弄到些錢纔行。計議定當，兩個扮做募捐的樣子，一直跑到他的家裏。因為他們知道他周身圍着一層幕，看不出他們的破綻來。

兩個客人開口募捐了。他們的聲音十分慈悲，他們的話語十分哀切。他們講出被災的同胞是這麼慘苦：被旱災的餓到只臍薄皮包着的骨頭；被水災的病到全身黃腫，隨處都滲出水來；被兵災的提了垂垂欲斷的手哀哭，抱了將死未死的孩子狂呼。他們說賑濟苦難的同胞是大家應當做的，他們就爲此故，所以盡一點四出捐募的微力。

他聽了十分感動，一則聽說同胞的慘苦覺得可憐，二則敬重這兩個熱心救人的客人。一大塊的黃金於是從他的袋裏取出來，投入客人的手裏。客人誠懇地謝了。辭別退出，

兩人卻互相看視，現出狡猾的笑容。隨即走進酒店，自去喝酒取樂。
他捐去了一大塊黃金，覺得非常快樂。他閉着眼睛在那里摹擬：「這兩個客人取了我的黃金去，飛一般地奔到被災的同胞那邊，分散給他們。餓瘦了的立刻得喫，個個變成豐肥而強健；浸腫了的立刻得醫，個個變成活潑而精壯；將斷的手接起來了；將死的孩子活起來了。這麼快活！」他又想，「我得到這個快活，全在客人的到來。我得遇到這樣的客人，又多麼快活！」他樂極了，對着壁鏡裏的自己只是笑。

他的妻在裏邊，已知道他給騙子騙去金子的事了。她常常不滿意他的所爲，很想阻止他。但是對着他滿堆笑意的面孔，不知爲什麼，又沒有勇氣直爽地說了。當心裏真個氣不過的時候，也只冷諷反嘲地說幾句。這個使他全然辨不出真意味，因爲他周身圍着一層幕。

一大塊的黃金無由無端地到了騙子的手裏了，這在他的妻的心裏是何等的難過。
她想這一回一定要重重實實地罵他一頓，并且教訓他以後不要上騙子的當。她滿臉怒

容，趕了出來。但是一看見他滿堆笑意的面孔，怒就發不出來，罵的話語也在喉嚨口梗住了。她只得作鄙薄的冷笑，用奚落的聲氣說，「你做得天大的善事！人家一開口，就是大塊的黃金從袋裏摸出來，你真是世間唯一的好人！以後這等事儘可以多做呢！做得更多，也見得你這人更好！」

他看着妻的笑臉，這麼美麗，這麼真誠，已覺得快樂到說不出；更兼聽着她的話語這麼懇切，這麼富有同情，直樂得如醉如癡，不知怎麼纔好。他的口笑得合不攏了；豐肥的臉肉都起了皺紋；連續的笑聲像老鸕鷀的夜鳴。好不容易耐住了笑，說道，「我所遇見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好的，尤其是你，好到使我不會想出適當的話來稱讚。你同我一樣的心思，同情於我一切的作爲。我們倆竟是一個靈魂，不過分成了兩個身體。我剛纔這快活的行爲已經你的好意的讚美，更覺得裏邊含有深濃無極的快活。我當然依你的話，以後要儘量多做呢。」他說着，帶了更大的金子多塊，向外走去。

前面是一片原野，葱葱的，矮矮的，盡栽的桑樹。他遠望過去，見有好些人在桑林中行

動。原來這時候是初夏的天氣，蠶兒正急待哺飼，預備做他們的犧牲的工作。養蠶的人於是十分忙困，接連地採了桑葉去飼養他們。那些人自己沒有儲蓄的錢，卻必得付錢與桑林主人纔能動手採，只能將破的棉衣賣了，缺足的桌子當了。因而他們付與桑林主人的錢都染有富翁的臭氣，就是廉價買了他們的破棉衣，再去販賣、從中賺錢的、微錢押了他們的壞桌子、順便取重利的富翁的臭氣。這種臭氣瀰漫於原野，掩沒了野花的芬香、泥土的甘芳。那些人好幾夜沒有睡眠了，疲倦的



神態從什麼地方都看得出。他們的臉上罩着灰色；眼睛網滿了紅的脈絡，眼角積着許多的垢污。他們大家幾乎病倒的樣子；但是，勉強支撑着，兩手不歇地摘採，不敢懈怠。這種昏倦的人物行動於林中，減損了春陽的明鮮、草樹的葱綠。

他走近桑林了，他絕不覺察他們的昏倦，也嗅不出他們付與桑林主人的錢的臭氣，因為他周身圍着一層幕，雖然這幕是透明且無質的。他只覺滿心的快樂。心想：「這景物多麼悅目，多麼醉心呵！那些人真幸福！採桑飼蠶，正是太古時候的樸美的生活。他們就過的這種樸美的生活呢。」他一壁想着，一壁停了脚步，看他們將一條一條的桑枝翦下來，盛滿一筐，又換過一個空筐子。不可遏的詩情像泉水一般涌出來了。他的詩道：

滿野的綠雲，滿野的綠雲，

人在綠雲中行。

蠶兒吐絲鮮又新。

髻兒蓬鬆的女嬪們，女嬪們，
可不是腳踏綠雲的仙人？
健臂壯軀的，健臂壯軀的，
可不是太古時代的快活人？

他得意極了，反復地吟唱自己的新詩。似乎鳥聲也和着吟唱，泉聲更跟着讚美。若有人問，「快樂的天地在那里？」他必將跳躍而回答道，「我們的天地就是快樂的天地因為在中間沒有一個人、一塊石、一根草、一片葉不快樂。」

他走過了一片原野，來到都市裏邊。最使他注目的，是一所五層屋的製造廠。那廠屋造得十分精美，牆壁統是白石堆砌的，那白石光滑到使人不肯相信由石匠鑿成的。方正的窗孔裏，百葉窗一齊開着，裏面的玻璃窗也往裏開，窗沿上陳着鮮美的盆花。機器的聲

響從裏面送出來，雄大而有韻律。原來這是一所紡紗的工廠。在裏面作工的全是婦女。他們的丈夫力量用盡，養不活一家老小，或者父親命運不好，找不到一個職業，她們做妻子做女兒的就想法投入這個紡紗廠裏。早上六點半鐘，她們便趕忙跑進廠去。傍晚太陽回去了，她們纔歸家。她們中午喫的是帶進去的冷粥硬燒餅等東西。她們沒有工夫梳頭髮，沒有工夫洗衣服，沒有工夫伸個腰，打個呵欠，便是生下嬰兒，也沒有工夫給乳。所以她們聚集在一處工作，就發出一種濃厚的混污的氣息，更凝成一種慘澹的頹喪的景象。這氣息，這景象充塞廠屋之內，包籠廠屋之外，這美麗的白石的建築物就彷彿埋在泥沙裏、陰溝裏。

他走進廠屋了。他絕不覺察四圍的混污和頽喪，因為他周身圍着一層幕，雖然這幕是透明且無質的。他只覺到眼的一切都有趣味。心想：「這機器的發明真是人類的第一樂事呵！試看機器的工作，多麼迅速，多麼精巧！那些婦女也十分幸福，她們只作那最輕鬆的管理機器的工作。」他看着機輪的環轉，工女的動作，白紗的紡出，詩情又潮水一般升

起來了。他的詩道：

人的聰明只要聽機器的聲音，
人的聰明只要看機器的轉輪。
機器給我們東西，好的東西，

我們領受他的厚禮。

我讚美工作的女人，

潔白的棉紗圍着她們的周身，
雖然用力這麼輕微，
人間已感激她們的力的厚意。

他興奮極了，反復地吟唱自己的新

詩，似乎機輪也和着吟唱，女工們正點頭



讚歎。若有人問，「快樂的天地在那里？」他必將跳躍而回答道，「這里也就是一個快樂的天地，因為在這里沒有一個人、一縷紗、一塊鐵、一條帶不快樂。」

當他走出紡紗廠時，一大羣的人迎了上來，歡呼的聲音像潮水一般，而且齊向他行禮。這輩人探知他帶着很多的大塊金子，希望拿到手裏，大家分了買鴉片吸，所以想了這個方法。但是他那里知道！他周身圍着一層幕呢！

衆人中一個代表溫和地笑着，向他說，「天地是快樂的，人是快樂的，先生是這麼相信，我們也是這麼相信。我們想，我們在快樂的天地中，做快樂的人，真是快樂不過的事。這不可沒有個紀念。我們打算造個快樂的紀念塔，想來先生是贊成的。」

「贊成的！贊成的！」他連連高興地喊着，隨將帶來的大塊金子全數授與他們。他們歡呼了一陣，便走散了。後來將金子分了，大家買了鴉片拚命地吸。他呢，歡歡喜喜地回到家裏，只是摹想那快樂的紀念塔怎麼美麗，怎麼高偉；落成那一天怎麼熱鬧，怎麼快樂。這夜裏，他的妻聽見他在夢中發狂般歡呼。

以上講的是他一天的經歷。他的快樂的生活都是這麼過的。

有一天，大家傳說他死了，患的什麼病，卻不大清楚。後來有人說，「他並不是患病死的。有一個惡神在地面游行，他的意思要使地面沒有一個快樂的人，忽然查出了他，便將他的透明且無質的幕輕輕地刺破了。」

一九三二，五，二四。